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18

大臣号遇难者

儒勒·凡尔纳/著
安少康/等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大臣号遇难者

附《圣—埃诺克号历险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据
BIBLIOTHÈQUE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
J. HETZEL ET C^e, 18, RUE JACOB
PARIS
译出

责任编辑 安海民

大臣号遇难者
儒勒·凡尔纳 著
安少康 等译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兆成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 万
插页：14
版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书号：ISBN 7 - 225 - 01444 - 7/1·321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大臣号遇难者》：大臣号是一艘漂亮的三桅九百吨帆船，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到英格兰的利物浦作商业航行。航行途中，船长改变航线，决定从百慕大群岛方向航行。这个不祥之地似乎引发了大臣号的一系列灾难。先是船舱里的棉花产生自燃，接着发现舱里有烈性炸药，再后来是大臣号触礁搁浅，而遇难者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圣—埃诺克号历险记》：“圣—埃诺克”号捕鲸船到了捕鱼期，却因为缺少一名医生和一名箍桶匠而无法出海。好不容易找到这两名不可缺少的人员，那位箍桶匠却是一位厄运预言家。因为他总是预言祸事和灾难，还有神秘的海怪，他对此坚信不疑。“圣—埃诺克”号能逃脱他预言的厄运吗？

目 录

大臣号遇难者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7)
第 四 章	(9)
第 五 章	(14)
第 六 章	(17)
第 七 章	(20)
第 八 章	(24)
第 九 章	(27)
第 十 章	(30)
第 十 一 章	(33)
第 十 二 章	(36)
第 十 三 章	(40)
第 十 四 章	(44)
第 十 五 章	(47)
第 十 六 章	(51)
第 十 七 章	(57)
第 十 八 章	(61)
第 十 九 章	(67)
第 二 十 章	(70)

第二十一章	(74)
第二十二章	(78)
第二十三章	(81)
第二十四章	(84)
第二十五章	(87)
第二十六章	(90)
第二十七章	(94)
第二十八章	(97)
第二十九章	(99)
第三十章	(102)
第三十一章	(104)
第三十二章	(107)
第三十三章	(112)
第三十四章	(116)
第三十五章	(120)
第三十六章	(124)
第三十七章	(127)
第三十八章	(132)
第三十九章	(139)
第四十章	(144)
第四十一章	(147)
第四十二章	(152)
第四十三章	(156)
第四十四章	(161)

第四十五章	(166)
第四十六章	(169)
第四十七章	(173)
第四十八章	(176)
第四十九章	(178)
第五十章	(180)
第五十一章	(181)
第五十二章	(184)
第五十三章	(188)
第五十四章	(191)
第五十五章	(194)
第五十六章	(197)
第五十七章	(199)

“圣—埃诺克”号历险记

第一章 行期推迟	(202)
第二章 “圣—埃诺克”号	(216)
第三章 新西兰东海岸	(226)
第四章 扬帆太平洋	(238)
第五章 玛格丽特海湾	(251)
第六章 温哥华	(264)
第七章 再度出征	(275)
第八章 鄂霍次克海	(286)
第九章 堪察加	(299)

第十章	左右夹攻	(311)
第十一章	英国人与法国人	(323)
第十二章	搁 浅	(335)
第十三章	移动的礁石	(346)
第十四章	向北飞驰	(358)
第十五章	大 结 局	(366)

大臣号遇难者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安少康 译

第一章

——查理斯敦。——1869年9月27日。

下午3时，我们告别炮台码头，开始了海上远航。船趁着回落的潮汐，轻松地驶入近海海域。这时，亨特利船长下令扬起高低篷帆，大臣号乘着微微北风，缓缓地离开了港湾。不多会儿，船驶过萨姆特要塞，沿岸席地而卧的炮台在船的左边渐渐远去。4时许，落潮在狭长的海上走廊中形成湍流，帆船被浪花簇拥着顺流而下。然而，此时离深海尚远。去那儿，必须经过一条条浪淘沙洲拓出的狭窄水路。因此，亨特利船长下令让船往西南方向航行。桅杆上扬起了三角帆，帆面冲着船左缘的萨姆特要塞方向，于是大臣号便满帆逼风行驶。傍晚7时，它穿过最后一个岬形沙洲，开始向大西洋远征。

大臣号这艘漂亮的三桅九百吨位帆船是黑尔德兄弟富豪公司的商船，下水仅两年时间。它的船壳有里外两层，采用铜销加固，船缘用柚木制成，除后桅之外，所有桅杆的下端均系铁造。这艘既坚固又别致的弗里塔斯氏一级帆船已在查理斯敦与利物浦之间往返航行过三次。船驶出查理斯敦后就降下了大不列颠国旗。尽管如此，任何水手只要对船瞥上一眼，就不会弄错它的国籍，船从吃水线一直到桅冠，上上下下皆英国味十足。

这正是我偏要乘大臣号返程英格兰的理由所在。

在南卡罗来纳和联合王国之间，无任何直航轮船可乘。若欲漂洋过海，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北上合众国去纽约；要么南下去新奥尔良。在纽约与旧大陆之间，已开通了数条航线，有英格兰、法兰西以及汉堡的远洋船往返其间。无论是斯科蒂阿号，还是贝雷

尔号,拟或奥尔萨蒂阿号,它们原本都能不费时地把我送抵目的地。在新奥尔良和欧洲之间,国家轮船航运公司的船只与法兰西科隆和阿斯潘乌尔的跨大西洋海运线相贯通,费不了任何周折就能迅速到达大洋彼岸。然而,当我在查理斯敦港四处张望时,无意间发现了大臣号,它十分招人喜欢。我心血来潮,不假思索便登上大臣号甲板,船上设施很合我的心意。我本来就偏爱乘帆船远游。航行中只要一路顺风,海浪作美,帆船的航速就可以与轮船媲美。再说,入秋时节,低纬度海域的气候仍凉爽宜人。于是我拿定主意乘大臣号旅行。我的主意是好是坏?它会让我日后悔不当初吗?只有未来才会把答案告诉我。我将耳闻目睹的一切逐日记下。不过,在写的当下,我所知道的并不比阅此日记的人多,但愿有一天它能找到读者!

第二章

——9月28日

我曾提及过，大臣号船长姓亨特利，名诺恩·西拉斯，苏格兰丹地人，50岁，因深谙大西洋航道而名重一时。他中等身材，双肩瘦窄，小脑袋瓜习惯向左边微偏，根本谈不上一表人才。见面不过几小时，我似乎对这位亨特利船长已胸中有数了。

要说西拉斯·亨特利享有棒水手的美誉，要说他精通自己的职业，我无从非议。但要说这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性格、身强力壮的体魄和百折不挠的毅力，那就错了！我断定那是无稽之谈。

眼前的这位亨特利船长，性情沉闷，有些弱不经风和萎靡不振。这从他柔茹而寡断的眼神，缓慢而无力的手姿以及一条腿搭拉在另一条腿上轻轻晃悠的动作中便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浑身是胆的男子汉，甚至不配称作有主见的男人。他那松松垮垮的眼皮，软绵绵的下颌和难得攥成硬拳的双手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我觉得他的神态很特别，一时半会又说不清其中的原由，我将对他拭目以待。再说船长又名为“仅次于上帝的主宰”，本应引人注目。不过，要是我没看错，在上帝和西拉斯·亨特利之间还有一位男子，只要时机一到，他准会在船上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位男子就是大臣号的大副。我尚未对此人进行深入观察，留待日后讲述吧。

大臣号的船员有船长亨特利，大副罗伯特·卡尔蒂斯，二副瓦尔特、大块头及十四位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水手，总共十八人。这对操纵一艘三桅九百吨位帆船已绰绰有余，水手们看上去个个是里手行家。迄今为止，我能肯定的是，在查理斯敦那段航程中，

大臣号遇难者



水手们在大副的号令下，操作娴熟自如。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大臣号船上其他人员。他们是膳食总管奥尔巴特和黑人厨师吉克斯托，再就是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那份名单上的乘客。

连我在内，乘客一行十八人，我与他们不过是一面之交。然而单调乏味的航程，日来日去的风云变幻，拥在狭小空间里免不了的擦肩蹭肘，交流思想的天然需要以及与生俱来的猎奇心理，凡此种种，很快就会使人们彼此亲近起来。不过，时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又要将行李装船，又要寻找各自的房间以便安顿停妥，还要为今后二十至二十五天的长途旅行作必不可少的准备，故此人们还无暇彼此顾及。昨今两天，在餐桌旁就坐的乘客零零落落，有些人可能正在闹晕海症而不能前来就餐。因此，我没机会认识所有乘客。但我知道，船上有两位女士，她们在后舱下榻，舱室的舷窗就开在船名板上。

不必赘述，这儿有一份我从船上人员名册中摘抄的乘客名单：
科尔先生及夫人，美利坚布法罗人。

奥尔贝小姐，英格兰人，科尔夫人的随身女仆。

勒杜拉尔先生及其儿子安德烈·勒杜拉尔，法兰西阿弗尔人。

威廉·法尔斯顿，曼彻斯特的工程师；诺恩·吕比，加的夫的批发商，两人均系英格兰人。

日·尔·卡扎隆，伦敦人——本日记作者。

第三章

——9月29日。

亨特利船长的提单，亦即确认大臣号货物以及运载该货物附加条件的契约。原文如下：

布龙费尔德公司，代理商。查理斯敦。

我，诺恩·西拉斯·亨特利，苏格兰丹地人，该九百吨位大臣号船船长，现率船待发于查理斯敦，将择最佳天时，沐上苍恩泽，取直达之航道，驶抵卸货目的地——利物浦城。我证明从贵公司查理斯敦的货物代理商布龙费尔德先生处收到1700包价值2.6万英镑的棉花，并将该货物载入该商船的货舱内。货物齐全，包装良好，标有编号。有鉴于此，根据租船契约及海运例行规定，我特作承诺如下：除遭不测，船覆人亡，我将把货物完好无缺地运抵利物浦市，并在该地点将货物交给里尔兄弟先生，或遵从他们的吩咐行事，与此同时他们向我悉数支付总计2000英镑的海上运费。为履行契约，我已经并将继续以我个人的名义，以我属下的名义担保；用我的财产和该帆船担保。

我已在一式三份的契约上签字。只要其中一份证明业已践约，其余二份随即失效，特此声明。

诺·西·亨特利

1869年9月13日于查理斯敦。

由此可见，大臣号要向利物浦运送 1700 包棉花。发货方为查理斯敦的布龙费尔德公司；收货方为利物浦的里尔兄弟公司。

装船进行了周密安排，大臣号原本就是专为运载棉花建造的商船。棉包将底舱塞满，仅留有片隅之地专门存放乘客的行李。棉花采用起重机堆放，因而排列得格外紧凑密集，没让一处地空闲着，——商船的优势就是能满载满装。

第四章

——9月30日至10月6日。

大臣号上的顶帆比其他同吨位船多，而且张帆简便易行，因而航速特快。海上风势略微加强，船在粼粼碧波中留下的水痕，宛如一条白色的飘带在海面上舒展着，醒目而悠长，一眼望去，无以穷目。

大西洋尚未被大风搅得躁动不安。就我所知，目前还没人因船的起伏颠簸而身感不适。再说，大家并非头一次出海远行，或多或少地都与大海打过交道，所以就餐时，餐桌四周坐无虚席。

乘客们开始相互了解，海上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我和那位法国人——勒杜拉尔先生经常在一块聊天。

勒杜拉尔先生五十岁，高高的个头，满头白发，胡须斑白，格外显老，痛苦把他折磨成这副模样。他饱受愁苦的煎熬，而且至今愁怀未释。他的身子骨有些撑不住了，脑袋总往胸前低垂，让人觉得有股源源不竭的苦泉在他心中终日流淌。他目光柔和，不过这目光仿佛因泪水的浸润而变得潮湿。怜爱和苦痛在他脸上融汇交织，构成一种特有的表情——和蔼而慈祥。

勒杜拉尔先生似乎在为某种过失而自怨自艾。

确实如此！但只要了解到这位“父亲”苛责自己的原由，谁都会为之深受感动。

勒杜拉尔先生是和儿子安德烈一块上船的。安德烈约莫二十岁，相貌温和，令人好感。然而他的整体形象却与勒杜拉尔先生有些不同——这正是其父痛苦万般而又无从排遣的症结所在——安德烈生有残疾！他那条左腿可怜地往外畸曲着，行走时步履蹒跚，